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六十六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六年九月丁亥樞密院言河東經略司奏報西夏深入麟州府攻圍城壁詔本司丁寧誡勅麟府路軍馬司宜謹重精審仍張大聲勢集兵應援務令敵兵早退城寨無虞仍令范純粹審擇便利如可出兵即依前詔

牽制策應舊録云始議以先帝經略西邊為好大生事遂棄城寨罷戍守厚禮以招來羌人意謂可以息兵民卑辭厚幣無所不至貢使未還疆界未畫兵已犯境矣時姦人在朝君道不立致使西人犯順内外束手措置乖繆使彼得計如入無人之境大獲而歸誠可忿惋新録辨云上文是樞密院戒敕麟府路謹重精審牽制策應等語未有敗事史臣云君道不立誣謗太甚兼亦文意不倫合刪去前項九十八字

戊子鄜延路經略使范純粹奏准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司牒閏八月二十六日西夏刼掠人户麟府州賊馬不知萬數臣契勘押賜夏國主生日禮物及中冬時服使臣安倫劉程已到延安府依年例合於今月十一日以

後過界及歲賜銀絹第一番合於今月二十五日過界
緣西夏方舉兵犯河東其安倫劉程若並令依常例月
日過界竊慮朝廷既聞河東遭寇於今來遣使别有更
改若便令安倫等更不過界又恐朝廷之意不以為然
緣日數已逼待報不及臣已面諭安倫等明用公文稱
疾又備坐下保安軍移牒宥州去訖並乞速降指揮貼
黄朝廷懷柔夏人含忍至矣而彼逆狀益甚今來令安
倫託疾少遲數日只是姑為遷延之名以待朝命而已

其如遣使恩禮何伏乞朝廷稍存國體熟賜議論　又
臣看詳夏國今年之内大兵三舉猖狂已甚毎行詰問
但言見令勘會陽若不知察其設心蓋外為不闕貢奉
之名以利市販而不廢侵寇之實也必欲自此習以為
常玩慢欺侮亦已極矣未遣押賜使臣過界雖止作經
略司一面作遣覲日近宥州所回文牒詞意簡倨殊不
少屈若受彼簡倨之詞即令押賜官執禮而往則恐朝
命太輕國體太弱兼賊知我意今後歲歲不妨舉兵犯

邊殘害生靈而朝廷遣使持禮皇皇不暇賜賚恩數一毫不減恐非息兵安民之術伏乞朝廷洞照事機更為長久之計（純粹以九月三日奏此）

己丑詔以禁軍闕額米充兩浙上供（政目九月初四日事當考）

庚寅樞密院言西夏入寇麟府州未退詔河東路經略司誡諭張若訥張大軍聲占據地利審度敵勢選募驍勇敢死之士出奇逼逐或乘師老惰歸之際擇利邀擊

禮部言臣僚上言國子監生員無叩問師資之益學

官不以訓導為己任詔本部相度以聞今欲令生員遇
有請益許見長貳逐旬遇三日學諭出題内詩賦論許
於經史子通出集長諭解說歸齋告諭諸生次日早食
皷前納旬終送博士點檢仍間名生員以所納齋課於
講堂上指諭委博士逐月遍廵所隷齋詢考學生所業
凡私試不鏁宿欲令不罷講說從之臣僚上言蓋㕘象求也前已見
右朝議大夫試大理卿韓晉卿卒贈絹百匹晉卿贈絹百匹據政
日十四
日事

辛卯詔六曹尚書曾任執政官者立班在六曹尚書之上少前　禮部言應補外舍附私試大義日願試詩賦者附第二場仍各為號博士鏁宿自引試日後別限考校千人以上限止十日每少百人減一日人數雖少即不得減過五日取文理通者為合格長貳與考校封彌官同驗號折封注籍曉示仍申三省禮部從之

壬辰樞密院言夏人犯麟府州雖已遁去今據陝西沿邊奏報見各於並邊嘯聚竊恐復寇別路詔陝西河東

逐路經略司如遇西夏入寇本路兵力不勝即速令互行關報牽制策應及令逐路帥臣精心講究利害如何經畫措置密具方略以聞其麟府州界人常為敵所殺掠燒蕩屋舍者令經略司人以老幼屋以多寡等第給賜錢絹或被焚毀粮斛蹂踐田苗亦隨宜賑濟令帥臣精心講究方略九月二十六日范純粹奏可考　秦鳳路經略使呂大忠陳三策曰夏國賴以為生者河南膏腴之地東則横山西則天都馬衘山一帶其餘多不堪耕牧若於熙河路相近定西

城北石峡子外秦鳳路相近淺井涇原路相近洺烟峡口各置一大寨鄜延環慶兩路利害不甚詳悉乞下逐處相度羌情戀土憚於遷徙必皆歸順就而撫之便為籬落更不消外設亭障兼有山林所阻沙漠為限中國為援彼既失此地利當自困弱他日雖欲猖狂不可得也此為上策竊聞疆議朝廷元降指揮依慶歷五年誓詔以見今漢蕃人户住兩界中間為定分畫此為中策一蘭州通遠軍地界若依范育所奏此為下策臣愚竊謂朝廷必欲展置版築

未審果出何策此計先定即度工聚材使之畢具然後勒熈河秦鳳之兵約日分行討蕩併力興修軍回亦須稍見次第仍令不住更互倐往忽来淺攻近掠西人必不敢近寨歳月之間吾事濟矣上策聞諸士論亦先帝之志失於垂成其次中策自當執而行之朝廷急於講和俄復中變於僅存者惟有下策議猶未決遂使西人窺測累年入寇邊鄙侵侮無厭意謂朝廷憚於用兵所求必如所欲而已今既絶其歳賜兼諸路兵勢足以枝

梧乃是宗廟社稷之靈陰有輔相已行姑息之命救而正之機不可失此其時也前日所請必從蓋欲邊隙早平今既不可包容明與之絕凡事當一正以理西夏每有大舉動經累月蓋人人自備其費若諸路則悉從官給號令一出無敢後者只以飢飽勞逸難易校之已能屈敵奈何惴惴然惟恐其來乃是師臣習而不察未嘗為朝廷深計欲乞今後將歲賜錢物分賜諸路添助邊計每遇防春防秋不以有無探報常令移兵並塞疑而致之但使來無所得常為固守清野

之計去有所防吾兵在境勿忘戒心蠢爾小羌必厭點集三二年間其勢自困茲坐勝之策也上策守而不戰謂限以沙漠西人無水草嘯聚之地中策守而或戰謂漢蕃住坐相逺舉動稍難下策守而常戰謂此彼倏忽往来不可以相及中策下策既有戰計須立報賽之法然後可以保民前日疆事欲速此策猶或難之今来逺謀故以為下據大忠奏議答密劄所問即此月七日壬辰所書也

梁燾行狀云熙河請築努扎等堡寨邊臣謂漢先據則勝秦鳳帥又請為聚卜結嚨堡樞密院謂先治秦鳳其熙河所修皆西人必爭之地

未可築也燾曰治邊所以制伏外地當先其所急而後其所緩今乃先秦鳳而後熙河是緩其所當急制勝必據要害以取形勢西人犯順數侵邊境正當治築非無事時也此不可失之機會無可疑者遂下諸路更不用已前畫定地界各據要害去處乘時修築按行狀所稱秦鳳帥不知謂誰附此俟考合附此於明年六月九日後或二月二十八日

環慶路經略章楶奏六年九月十四日奏此令即附七日降詔時臣勘會備邊之策守禦並施朝廷已赦西夏宿愆許其悔過復給歲賜又還其四寨土地以厭貪婪之心歲許遣使奉貢錫予甚厚自通使已來累歲以分畫疆界為請求索無已朝廷皆委曲含忍俾與疆吏計議天地

之仁可謂至矣而乃負背恩信悖慢愈深輙興師旅侵犯邊境苟縱而不問異時必為大害今日朝廷行遣正中機會消姦破賊之策固無逃於宸衷也聖心退託乃咨詢於乘塞之臣區區愚闇敢不自竭臣竊謂羌戎為孽久矣自慶歷以來前後入寇非舉國之衆不能深入令者自八月聚兵境上凡四五十日其衆始集初欲寇鄜延環慶一夕忽趨麟府捨近取遠必有意謂葢疑兩路之兵亦聚故分其半以寇河東然則朝廷著牽制之

令最為得策又惟僻陋之小邦土地有限人民有數自
今夏涉秋凡舉全國之師其衆可謂勞矣不能無怨其
力亦已屈矣不能無困以勞屈之衆而當聖朝仁義之
兵雖不戰可以待其自斃也為今之計宜勑戒諸路休
養兵民修嚴警備事事整辦毋妄作輕舉蕃寇小入使
城砦及諸將各據地分驅逐剪除之出疆而後已舉國
入寇則堅壁清野勿當其鋒俟其引退審察前軍已遠
遣將據要害便利之處分頭討擊之或剪其尾或邀其

歸路一路被寇諸路皆出兵策應牽制彼豈能枝梧哉此備禦之策未足以深害之也夫西夏無城郭之固無營衛之兵嘯聚則為用既散則難集雖沿邊有上番守禦之人每處衆不滿百謂宜乘間擣虛擾耕踐稼勿限其常為淺攻之計皆付之逐路帥臣審度而為之或遣兩將已上悉任其施設不必全用正兵蕃漢弓箭手最為可任益之以選募土兵參雜於蕃兵之間所得人口孳畜錢財皆差等分給出塞之人如此則人人樂為之

用諸路之師更出迭入敵亦不能知其時則近塞三百里之賊境既不能為生又不能自存彼賊不困未之有也行此之策不二三歲必束手歸命徐察其誠懇苟非詐偽然後許之納款稱臣反復思之無踰此策伏乞朝廷更賜詳酌指揮鄜延范純粹奏在二十六日　戶部請河東路助軍糧草支移不過三百里若非時急闕亦聽相度展那仍不得過二百里本戶災傷五分以上仍免折變從之

癸巳御集英殿試制科舉人

乙未河東路都轉運司言本司先乞應係本司已差應副軍期官員逐司如敢占留及別差官替換並乞科違制之罪不以去官赦降原減今看詳顯是太重乞行刪去從之

丁酉三省言御試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制策左宣德郎新知瀘州合江縣事王普初考第四等次覆考第四等詳定從覆考河中府司理參軍司馬槱初考第五等覆考第四等次詳定從初考眉州眉山縣布衣王

當初考第五等覆考不入等詳定從初考詔王晉遷一官除僉判差遣司馬櫄特賜同進士出身堂除初等職官王當特堂除簿尉先是祕書省考試制科所考校到等第字號詔晉等御試至是推恩　詔自元祐六年每歲於内藏庫支緡錢五十萬或以紬絹金銀相兼支充赴元豐庫樁管補助沿邊軍須等支費

戊戌吏部言諸小使臣病假不滿百日痊安應赴朝參見釐務者經所屬餘經吏部投狀具元在假月日關牒

閤門從之

己亥御史中丞鄭雍言元祐復差役法于茲六七年戶部未嘗一日無申請更改乞朝廷先自一路詳擇監司知州各一二人召詣三省令親受朝旨先從一二州召諸縣令長各採民間役法利害與監司長吏參議各為一州一縣之法舊錄云時行差役然雇役猶方圓不同乃遂非還就為法五年卒不能一新錄辨云上文是中丞鄭雍云元祐復差役法于茲六七年戶部未嘗一日無申請乞詳擇監司知州議立一州一縣之法史臣指為遂非還就乃譏罵之過也合刪去上項二十六字

辛丑詔應在京文武臣僚有三代見有女在室者並供具家狀　户部請使臣人員押鹽糧綱沉失少欠該銜替者赦降去官不免從之政目十六日朱光庭繳王鞏文字當考詳增入　劉摯閏八月六日記淮東提刑鍾浚體量王鞏事云有實狀送鞏供析是與不是詣實此旨用孫賁例也摯謂鞏不幸有賁近比又遭浚横逆可為危之不知竟作何行遣令又為光庭所繳也

癸卯龍圖閣待制權禮部尚書梁燾為翰林學士中書舍人韓川為吏部侍郎給事中兼侍講范祖禹為禮部侍郎按前月二十七日刑部侍郎彭汝礪執奏刑名後六日改禮部侍郎令汝礪猶在禮部吏除范祖禹

為侍郎禮部乃有兩侍郎前比所無不知何故十一月二十一日汝礪改吏部又除韓川禮部時祖禹在禮部如故至明年六月十六日乃遷内翰川先祖禹五日出知潁州後祖禹兩日始除曾肇於是禮部侍郎止一人當考

祕書監直祕閣王欽臣為工部侍郎　寶文閣待制河北路都轉運使蔣之奇為刑部侍郎　中書舍人孫升言之奇昔為御史以陰私事中傷所舉之人歐陽脩不當擢用從之尋命之奇知瀛州孫升言之奇在二十二日今并書

詔神宗皇帝御製近已成書令本所將邊機四十卷先次進樞密院令機要庫掌之　刑部言蕃官授使臣

若部轄蕃族寧靜不致引惹及無科率搔擾候及七年
三班差使借差殿侍及十二年無過犯與磨勘如犯上
條合計贓私公罪比展年法加一倍展年事理重者奏
裁從之

甲辰幸上清儲祥宫

丁未詔杜州向仲英男永利爲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國
子祭酒兼監察御史武騎尉以仲英疾不任事也　太
常少卿盛陶言乘輿幸上清儲祥宫故事上自御幄循

廊升殿令奉聖旨歴階而升按儀注上惟於景霄紫極蕃釐三殿朝拜餘分命近臣今有旨躬詣太皇太后皇太后本命殿焚香訖方還齋殿臣親覩聖德不敢寢默伏請宣付史館從之

庚戌詔河東路提刑司將麟府豐州曾經西賊刼掠耕牛人户特許於常平錢内借錢収買耕牛其所借錢仍漸次催納

辛亥直龍圖閣江淮荆浙等路發運使王覿為刑部侍

郎龍圖閣待制知瀛州錢勰為江淮荆浙等路發運使

詔鄂特淩古進奉人並為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監察御史武騎尉李阿旺隆倫約斯仍並充本族副軍主溪長充本族都指揮使結斡充本部軍主且殉丹琳沁結瑪哩伊磋並充本族副軍主　兵部侍郎王汾為寶文閣待制知齊州從其請也　中大夫龍圖閣待制知洪州熊本卒　鄜延路經略使范純粹奏準樞密院劄子夏國既失恭順又復已絶恩賜必須輕忽日

以擾邊為計必須別圖方略務使西賊不能近邊屯聚著業住坐庶使疲曳厭憚早期休息奉詔令帥臣精心講究密具方略疾速聞奏不得下司臣竊惟元祐以來朝廷之所以御夏人處邊畫者莫非以禮義為本以恩信為先雖彼屢肆跳梁邊民被害而一切容貸期于息兵然六七年間戍邊之卒未嘗減損金穀之費未嘗省羡備禦之計未嘗簡弛彼乃愈益猖狂邊患滋甚固宜朝廷之改圖也朝旨所務使西賊不能近邊着業庶使

疲曳厭憚早期休息此則為今日方略大概盡於此矣然臣聞梁葉普用事之久頗以能抗朝廷自誇於國中元祐二年三寇涇原衆號數十萬一路被毒而漢兵十一將拱手城中不出一騎使席卷而歸彼民迄今寃之後乃悉得前後所積歲賜金帛等葉普每語人曰威明家人管國事有此功否南朝曽如此怕否後每舉兵必曰我之所以連年點兵者欲使朝廷憚我而為國人求罷兵耳以此狃衆故其衆益畏而未深怨也昔元昊叛

時雖數遣人求和而故為悖慢難從之議朝廷既不從則語衆曰我求罷兵而南朝不許用此以歸怨激衆衆戰咸力葉普令乃效之今朝廷既議貶絶宜作邊帥草檄以淺近易曉之言具道葉普無厭犯順之詳朝廷用兵出於不得已之意令諸路多作印本以漢書蕃書兩兩相副散遣輕騎馳弃於賊疆百里之外以一傳十以十傳百則葉普姦謀衆當共知不惟可以伐狃衆歸怨之謀又足以激怒其衆使知禍自梁氏始庶有衆怨覩

叛之理則為中國之利也然而既遂貶絶則漢界自此須日為被寇之計以斥候之本須界外三二百里略無人跡則可以布置望候烽警之具欲無人跡須輕兵鋭卒淺攻近討不時而出然後我之所謀彼不及備而彼之舉動我必預知也朝吉但欲使彼近邊之人不能着業臣以謂近邊之人不能着業未足繫彼國之要害使一國之衆奔命不暇而莫知所備斯可矣欲如是當令諸路帥臣公心協力謀議相關一路將有所舉則諸路

陽為點集出兵之勢以留對境之備則實出路分賊無併兵拒敵之患諸路更守迭出勢分而力勞矣庶有厭憚止息之願也又自來諸路多務招納降人自元豐以來諸路所納不為不多若謂可以耗彼力戰之人則夏賊舉必數十萬豈招降之可耗也若謂可以助戰緣降人出入將帥豈敢全然倚仗危難所繫動費關防況其來率因漢兵侵廹避禍逃生仮挈老小仰食漢界凡一壯一夫所携老小不下四五存留塞上則計口給食坐

耗邉觳大率一户當數兵之費借有地土可給亦妨占弓箭手請射之田兼耕業未就理須給養其間仍多姦細緩急漢界有所舉動則猝然逃去致漏機事為患不細若遷徙内地則人情不安嗟怨失所自用兵以來遷配京西江淮之間者其數不可計矣契勘蕃户不得與漢人婚姻條禁之設良有深意既遷徙内地則歳久之後冒禁必多種裔漸繁大失法意在昔有亂華之禍在聖朝當為萬世之計不可不謹亦防微杜漸之一也則

是招納之策有害無益將來漢兵迭出宜悉止以清久
弊所有其他合行事件惟恭聽詔旨遵行貼黄臣再惟
朝廷之所以改圖易議欲使諸路共講困賊之策者蓋
欲使彼地不得耕人不遑息則必自謀休息之計若不
以術制其動則兵既一出漢蕃之民被屠戮者不少矣
是皆吾民而何所罪乎臣恐有累聖朝好生之政兼上
下狃於故常又將偽冒賞典復有前日之弊三者皆不
可不慮也臣願朝廷如果於諸路互出鋭兵撓賊當密

誠諸路帥臣每有所舉不過用為祕密略使兵聲先出勢若大舉使彼衆得以遠避我鋒然後出偏師以信其聲則其誰敢當要使數百里野無得耕之土衆無休息之期而已又申嚴博易之法以絶市貨則困賊之策在其中矣是不待多殺而為利也所有遇賊立功除士卒賞典行不逾時外其敢勇效用使臣以上功狀宜明委轉運使副判官提點刑獄躬親採訪兩司共同保明然後推恩亦未晚如此則出入主將知朝廷考實之意慮

監司忽有按舉將有後悔庶幾功賞相稱少清欺冒之弊臣之區區有此迂説更煩朝廷採擇純粹以九月二十六日奏此客院劄子已見初七日但實録删潤其辭耳今兩存之　都水監言元祐七年春合差修河夫八萬人政目二十六日事當考

壬子德音降天下死罪囚徒流釋徒罪已下上清儲祥宮成故也先是詔問建祥源會靈觀中太一宮成有無德音赦降王巖叟謂呂大防等曰此事如何大防曰數赦固非美事然聖意已發人亦盡知巖叟曰天禧年祥

源成治平中醴泉成皆無赦何不用此例大防欲少損之止及三京或京師巖叟曰却恐四方疑惑妄意他事軍中又生覬望傳堯俞贊之劉摯曰赦文明言為儲祥何疑惑之有巖叟曰雖明言遠方不知妄意巖叟以為玉清昭應宫會靈觀景靈宫皆成於祥符並有德音赦降是時丁謂當國方以邪道媚上不可為法不敢察察言故但舉天禧治平及對大防曰數赦非國家美事兼恐四方疑惑并軍中覬望特支巖叟曰古人至有垂死

諫君以顧無赦而已者此可見赦無益於聖治太皇太后曰儲祥不得比會靈太一其中有三清大防請止及三京太皇太后曰必及天下至於再三每曰有三清埶曰當如聖諭大防遂曰請令夕鎖學士院降制從之

癸丑御史中丞鄭雍言執政官行謁禁法非便詔官員有利害陳述勿禁　吏部言武臣任六等差遣川廣成資餘三十箇月為任本部欲川廣舊係三年理為任六分內除豁一分餘路三年任滿減作三十箇月處於酬

獎六分内除豁一分　刑部言文書應奏有涉譏濫者並略說事宜聞奏其深涉譏濫及毒藥厭魅呪詛事狀悉隨事申尚書省樞密院並從之

甲寅故溪洞歸明州都巡檢向永明男萬辛為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溪洞歸明巡檢兼監察御史武騎尉　詔知麟州孫咸寧以斥候不明致西賊攻擾令先次衝替十一月八日咸寧降監當紹聖三年正月二十七日密院言軍馬司張若訥降使額一官仍充鄜延鈐轄知麟州孫咸寧降而官銜替此獨不書若訥當考　兵部請應蕃官去

失付身告敕文書之類不礙遷轉照使者借職以上展
四年磨勘差使以下展七年磨勘礙磨勘者借職以上
七年差使以下十二年其貨賣典當并受買典當各以
違制論許諸色人告賞錢二百貫以犯人家財充　應
蕃兵諸事故子孫弟姪等承襲並令本城寨一季內取
索保明申舉若限內不為申舉許合承襲人陳告干繫
官吏杖一百而別致欺弊詐冒承襲者其詐冒人以違
制論干繫官吏減二等知情與同罪許人告賞錢二百

貫以犯人家財充其合承襲人若過七年内陳乞更不受理蕃官蕃兵承襲並將合繳録白委官對讀真命具無差漏狀連申從之新本削去　江淮等路轉運司言諸路準備鹽昨準元祐元年九月朝旨立定荆湖江南蘄黄廬壽光舒州比元條減下外作一年至二年及宿亳滁和真揚濠泗州無為軍通泰楚海州作半年至一年近為諸路減價賣鹽數多有詔添復年分遂致積壓不便乞依元祐元年九月朝旨從之新本削去　詔以十月十五

日朝獻景靈宮幸太學政目二十九日事刑部侍郎王覿言伏見東南諸路曩歲財用最為足故自祖宗以來軍國之費多出於東南大中祥符三年九月江淮發運使李溥言今春運米六百七十九萬石諸路各留三年支用更留準備上供及賑糶等米萬數至多天禧元年正月赦江淮等路上供米特罷今年春運一次臣竊思祥符中諸路上供之外既有三年之蓄矣天禧赦書又特罷春運一次又有以見真宗皇帝深思遠慮不惟憫漕運

之勞而亦欲東南諸路蓄積常多也今東南財用窘耗日甚郡縣鮮有兼歲之儲兩浙今歲蘇湖秀三州水災本路轉運司及常平之物不足以充賑糶近取於江淮遠糴於荆湖然後僅能蘇三州之民則無備可謂甚矣淮南去歲皆無大災傷而轉運司以軍糧急闕訴於朝廷每年冬借發運司米二十萬以充軍糧不幸有方數千里之水旱則何以為謀臣近者備員發運司在職歲餘所領六路以上供錢糧不應期限而轉運司官吏該

勘劾者凡四路非獨今歲也前次逐路欠數亦多彼轉運司官吏豈不以失期冒法為懼哉蓋力既不足雖重得罪無所避也緣此諸路但務為逃責淺近之計而無暇及生財長久之道深可嗟惜臣所見者雖止於東南諸路傳聞其他路分亦多類此臣亦嘗詢訪轉運司財用日耗之因雖不能盡究其本末然有灼然易見者逐路用度寖廣而朝廷封樁浸多也且以數事言之選人添俸逐路添將兵諸州添公使物務監官添員外置準

備差遣大使臣凡此雖政事所係因時之宜不得不爾然若計其費則皆祖宗所未有也用度寖廣既如此又所謂封樁者寖多若賣鹽寛剩錢闕額禁軍請受減省造船錢之類名目甚多本皆轉運司之物而一切封樁歸於朝廷者寖多則轉運司安得而不窘乎臣固知封樁之物非以奉遊宴廣宮室飾苑囿侈輿馬也不過欲蓄積稍多而有以待軍國緩急之用而已然所謂蓄積者經費之外有餘然後可以為蓄積豈可輟有司之經

費使不足用而名之蓄積乎今所謂封樁者有司不得輙用彼經費既闕反致歲額上供之物公然負欠而不可詰又借貸於朝廷者雖經違限勘劾而竟亦不能償此豈長久之計耶臣伏望朝廷熟講而深圖之凡上供封樁之物前日祖宗所不取者皆付之轉運司使諸路轉運司稍得自足乃天下萬民之幸也政日於二十九日書支錢助河東當考詳增入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六十七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六年冬十月丙辰朔户部請應承買場務元係官監及敗闕者課利錢並不得支移折變若届滿一年無人承買已經差官體量減定淨利錢即自減定後月分課利亦與依減放淨利分數與免支移折變從之　詔

拆修垂拱殿遇六参及朝参起居權於崇政殿坐御集

丁巳詔上清儲祥宫成提點官寄西京左藏庫遥郡刺史陳衍轉一官寄資政目二日韓忠彦進財抵當所當錢此事當考　吏部郎中孫路為徐王府侍講二十五日改禮中

戊午户部請召人入中解鹽乞並以熈河路州鈔面價從省部審量隨事增減支折及澶懐滑州陽武等處所賣鹽未有定價許客人於河陽都鹽場務入中其價錢每席定八貫二百從之新削

巳未三省進神宗皇帝御筆一百七十五策召宰臣執政官及三省編修官坐賜茶　詔左朝奉大夫提點兩浙刑獄吳立禮為殿中侍御史立禮中復子用翰林學士范百祿薦也　又詔西作坊使毛政戰功顯著以見居占墳地貼數共賜地一頃

庚申樞密院言夏賊犯順雖已令牽制策應緣須候帥司牒到諸路方始會合按舊制橫烽鄰接路分遞相照應極為要便理當復行興置詔陜西河東逐路經畧司

相度横烽如果利便即行修立　又言涇原路探報梁葉普近犯麟府界為人殺死梁阿格葉普為夏國所誅詔逐路經畧司如探報得葉普尚用事即宜乘隙用間以謀誅滅仍謹選可用之人厚遺金帛優許職名密切經畫施行訖具狀以聞　舊録云時葉普率衆犯麟府河外三州殺戮甚衆莫之敢禦而姦臣謂已誅死欺罔為甚新録削去今從新録二年八月十四日詔募人殺葉普蓋至今葉普猶無恙十九日可并此　秦鳳路經畧使吕大忠言夏國自梁氏兄弟用事以來虐用其民壯者勞於征役老弱困於資助以至

侥倖非據殘害忠良上下怨嗟皆欲共食其肉特未發爾近聞葉普阿格並就誅戮威明族人復預國事又擇種姓以為之主羌中以嘗累寇諸路深慮朝廷乘此危疑之際或有舉興遂遣使請和以覬吾變正是可以經營之時不若因而指揮鄜延路只作經畧司意度移問夏國今來葉普阿格已死就使未死亦可以激怒衆心使之反側委是威明族人復預國事其所主立衆共推服從今一心恭順更不敢别有邀求速希回報以憑申奏朝廷乞行封冊

葉普之變本國方以為諱令明言之以奪其氣如此則忠黨遂安永戴恩德此邊防莫大之利伏望聖慈斷在必行天下幸甚據呂大忠奏議此實答七年九月二十二日密劄然與密劄條目殊不相干實錄又不載此密劄恐奏議誤編大忠論葉普等已死因附見六年十月五日

辛酉三省言右朝奉郎管勾鴻慶宮王鞏供析到淮南提刑鍾浚所體量事並是詰實詔王鞏特衝替閏八月二十八日下淮南漕司根治馬守珍事令云提刑體量蓋五月二十二日指揮也九月十六日政目云朱光庭繳王鞏文字當并考

監察御史安鼎言乞在京置司勘公事獄成

令吏部差朝臣一員録問從之　詔陜西河東逐路經略司常切體探西賊對境二百里内賊兵屯聚及部族所在如有可乘即遣謹重有謀將佐及勁勇人馬為條往忽歸之計痛行討殺及令諸路兵馬更出迭歸使賊奔命不暇早致困斃以樞密院言夏賊寇邊未巳平時恃衆出我不意故也諸路淺攻之策蓋自此始行

癸亥詔兖州録事參軍郭直卿添監國子監書庫不得為例郭直卿何人　詔軍師劉昌祚姚麟與河東陜西逐路

安撫使總管秦鳳路鈐轄蘭岷河環知州鎮戎德順知軍河東鄜延路鈐轄各奏舉大使臣有材武謀略或曾立戰功勇於臨敵可以統衆出入之人二員至五員以聞

詔陝西河東逐路經略司如遇西賊冠犯一路但賊兵數衆多本部兵力實難枝梧須藉諸路牽制策應即行報關鄰路牽制不得緣此指揮不復審度賊勢自取一路之便例報逐路枉役軍馬使諸路徒致困獘及為賊陽為侵犯一路却於別路潛伏重兵俟我出兵牽

制即發伏邀擊或乘虛冦別路致墮其計中九月二十六日范純粹云云可考右朝請大夫王宗望為司農少卿　左朝散郎集賢校理趙挺之為國子司業　左中散大夫祠部郎中王說知相州八年三月二十一日為太府少卿　左朝散郎知相州楊康國為祠部郎中知蘄州徐君平為京東路轉運判官康國尋改京東路轉運副使三月二十六日楊康國出守衛州尋改相州徐君平出守蘄州康國以諫官論蘇轍君平以臺官論王巖叟令皆遷擢轍時方為尚書左丞而康國乃除祠部理當引避十一月三日遂改京東運副令并書劉唐老與康國君平同出守唐老得絳州八月六日又以

王彭知絳州唐老至十一月三日改泰鳳憲左朝請郎太常丞呂希純知蘄州尋復留為秘書丞希純父喪滿除太常丞在今年五月二十二日復為秘丞在十一月十六日希純在太常時宗廟薦享每帝后共奠一爵希純上奏曰檢會開元禮開寶通禮每廟室薦獻帝后各奠一爵其后爵謂之副爵本朝自太祖行之已百二十年至元豐末臣僚建議以為筵則同几祝則同辭食則同牢而獨奠副爵於義無取自是每室只奠一爵帝后共享之竊考議者之言誠使出于禮經正文後世猶難

遵用況皆率自私意並無明據見今太廟帝后異几與議者之言不同外臣愚以為祝辭固當共為一冊食亦可以同用一牢惟酒不可以共飲一爵且如僖祖宣祖室一帝一后共薦一爵已是誤引婚禮合卺之制以事祖妣至若太宗真宗室各祔四后乃是一帝四后共一爵慢神瀆禮莫此之甚若不亟行改正而望神靈顧享必不可得欲乞依歷代及本朝舊制凡遇時享月祭每獻帝后各奠一爵以副陛下事亡如事存之意此據希純家傳

增入其從違當考　政日八日視學講官賜服　又韓縝帥太原二事當考實録講官賜服在十五日縝帥太原在十一月八日

丙寅邇英讀寶訓至節費呂大防奏曰浮費固當節至於養兵以禦患而民不勞故養兵之費不可節王巖叟曰大凡節用非謂偶節一事便能有濟須每事以節省為意則積日累月國用自然有餘上曰然　新舊録並無此以王巖叟繫年録并朝論增入　政目十一日奏實録成以草上與提撰官此事當考

丁卯殿中侍御史楊畏言近有布衣薛鴻漸林明發以

妖妄文字上聞詔送兩浙福建路轉運司根治臣聞鴻漸教本自海上異域入於中國已數十年而近益熾故其桀黠至于上書以幸張大願詔逐路監司嚴切禁止具措置方略以聞庶令盡心少正風俗從之　詔吏部選將副並于待次人内選轉大使臣後一任雖未經任須曽歷沿邊差遣或有戰功經親民之人申樞密院引驗内朝廷差除者不拘此制　是日三省樞密院同奏乞將勒住夏國歲賜分給與河東陜西經畧司添助漢

舊功賞賚可激揚士氣太皇太后曰甚善此據王巖叟日錄巖叟又云巖叟退韓忠彦曰簾中語甚壯聊以諷之當考

庚午朝獻景靈宫退幸國子監詣至聖文宣王殿行釋奠禮一獻再拜幸太學御敦化堂召宰相執政官親王從臣賜坐禮部太常寺本監官丞務郎以上侍立承務郎以下三學生坐于東西廡侍講吳安詩執經國子祭酒豐稷講尚書無逸終篇復命宰臣以下至三學生坐賜茶國子監進書籍凡十七部軸上命留語論孟子各

一部遂幸昭烈武成王廟酌獻肅揖禮畢還內　是日賜豐稷三品服本監官學官等賜帛有差　先是范百祿轉對請視學故有是舉或謂呂大防曰祖宗視學非有爵命之賞則有金帛之賜今皆無之何也大防曰古者天子視學蓋常事也德意在焉小惠何足道哉吾固欲天子時一幸金爵之賚後日何可繼也正恐惜費而止耳聞者乃服此據大防行狀

壬申吏部言官員在任合避願對移者許合避人不限

數指定本路鄰近合對移處或合入闕申轉運司勘會無妨礙申尚書吏部先次差往如無闕指定旁近路分合入闕申本路闕牒所指路轉運司依上法施行如無並申吏部依此對移即願放罷及無可對移者並放罷依省員法在任應避親嫌已對移未到移所而所避之人替罷者各歸本任若未赴任已放罷者如未別授差遣本任又非有正官願還本任亦聽即未赴任者經所在州陳狀指射合入差遣仍許與待闕人對換從之新本

削去

癸酉御史中丞鄭雍殿中侍御史楊畏對甚久論右僕射劉摯及右丞蘇轍也邵伯温云楊畏擊劉摯蘇頌皆為蘇轍按轍與摯實同被劾摯逐而轍留蓋摯别有與章惇交通事耳伯温所云恐不足信紹聖元年六月五日上官均章云云伯温蓋本此必當時有是説雍言摯略云摯久據要路遍歷三省始因言事得進即與其意合者共進退人又云摯為執政其下多引在要任或為兩省屬官或在言路摯所不悦則舍人給事繳駁言路彈奏又云摯引趙君錫為中丞摯厭賓

客君錫申明謁禁朝行中言君錫為執政止客又薦葉仲為臺官以合摯意陰與賈易相結摯所不悦則奮力排擊又云葉仲曾任臺簿摯所舉未久除兩浙運判又升運副召為省郎趙君錫薦仲御史仲不就即除左司又除河北運副又云林自為鄆州教授自言為鄆州人劉仿所奪仿與摯兒男遊從仿命未下已前仿自言已得教授又云趙彥若男仁恕自盜贓滿不候勘正便取旨斷放彥若是其親家又云王鞏不檢事體量未到間

堂除容州體量得實罷容州無衡替指揮趙君錫莊公岳承望風旨覰判破容州任林積不敢體量謝景温妄奏鞏非罪緣摯男娶鞏女又云未舉御史為朝廷多摯門下人摯善牢籠士人不問善惡雖贓汙久廢之人亦以甘言誘致如龔原王沇之詹適孫諤悉與除落罪名與吕温卿湖州明州延接章惇男援有同骨肉送簡帖與邢恕又具摯黨人姓名王巖叟劉安世韓川朱光庭趙君錫梁燾孫升王覿曾肇賈易楊康國安鼎張舜民

田子諒葉仲趙挺之盛陶龔原劉概楊國寶杜純杜紘詹適孫諤朱京馬傳慶錢世雄孫路王子韶吳立禮凡三十人此據編類章疏增入詹適此月八日除常博呂溫卿明州政目在正月十八日左正言姚勔入奏並言摯朋黨不公編類章疏但有此右正言虞策四奏言摯親戚趙仁恕王鞏犯法施行不當十月二十日又言摯操心不公屈撓大法陰結黨與潛圖其私肯附巳者則越等與官不肯朋附者則抑而不進十二月十二日又言摯自巳親戚犯法並不盡公施行至有一件事首尾三

年罪人終不曾分明承服者（十月二十三日）又言摯備位宰相狗私壞法收恩立黨（十月二十四日）

甲戌劉摯蘇轍以王鞏坐罪摯與鞏為姻家轍薦鞏皆自劾乞正典刑詔答不允轍言臣昨以鄭雍楊畏言臣薦王鞏不當奏乞速正典刑以弭羣議尋復見諫官虞策與臺官安鼎亦論此事内虞策所言與鄭雍楊畏不甚相遠惟有安鼎謂臣欺罔詐謬機械深巧不速譴責恐臣挾朋誕謾日滋月横信如鼎言則臣死有餘責有

何面目尚在朝廷今臣既以舉官不當乞行朝典不敢復與昺辨别曲直然昺項與趙君錫賈易等同造飛語誣罔臣兄軾以惡逆之罪嘗與君錫等同上殿奏對上賴聖鑒昭察知其挾情虛妄君錫與易即時降黜昺今在言路是以盡力攻臣無所不至朝廷若不逐臣昺必不肯已伏乞聖慈憫臣孤立無援早賜責降使昺私意得伸不復煩瀆聖聽則臣死生甚幸貼黄稱臣本欲候二十二日奏事面陳家居待罪之意但以昺攻臣甚急

若不早自引避恐再以惡言見及伏乞聖慈體察摯乞罷相表其子跂辯謗録有之表皆禮辭不須編入有三劄子今具在後

樞密院言夏國首領星多貝中乃昔日哩鼎之子久據西南部落素為桀黠與邈川首領溫錫沁鄰境相善已令溫錫沁委曲開諭招致許除節度使令保守舊土自為一蕃後以梁葉普擅權用事猜忌貝中自此中輟不復議及近據諸路奏報多稱梁葉普身死貝中屢來邊上慮夏國首領各懷攜貳可以乘此招致蓋昔人用此獲利甚多唐太宗

殄滅突厥亦先因歸附形勢既分然後李靖得伸其策最爲明驗詔范育劉舜卿乘此機會密切措置其後卒不能致其後卒不能致此舊録語新録削去今復存之當考十月五日可并此

乙亥詔罷修金明池龍船御集有此政目云罷買椿木修龍船

丙子樞密院言招軍並委提刑司催捉按舉遇出巡據新招到人逐名點檢及保明酬賞内禁軍不及元等様者改刺充以次軍分不堪披帶者充廂軍有手藝者試驗改刺充工匠更不支例物即不堪征役者廂禁軍並

給公憑放令逐便每歲終逐司類聚轄下招到人數各申所隷官司就糧禁軍闕額委都總管安撫鈐轄司選官與當職官員於廂軍兵級揀選年四十以下者依等樣添填仍須年終揀偏其曾犯徒經決或曾刺逃走字或見係十將以上若工匠或元係官員將校番部溪洞化外兩地供輸及元犯事干機密妖術訛言或因不入賊并強盜配到者並不在揀限即官司隱庇占留合揀選人者徒二年新削此段又言河東路經略司奏請應沿

邊蕃官蕃部地土如係官給者並不許遞相典賣熟戶蕃部祖父及已業即聽熟戶自行典賣並從之

丁丑右正言虞策言諸路州縣近有於役人處敷買物及非其本役而役之者乞令諸路監司察舉之詔戶部申明行下七年正月二十九日可考　詔今後省試罷差參詳官差知舉官四員從翰林學士范百祿請也　是日劉摯蘇轍俱宣押入對已押赴都堂俱先出待命於僧舍乞賜罷免

戊寅詔定西城東至隆諾特堡中間及定西城西至李内彭中間兩下各修置守禦堡寨一座照護小堡子二坐此據七年二月二十八日范育相度游師雄築堡寨與同奏狀增入

庚辰尚書省言私役使者户長壯丁保長保丁者杖一百經日徒二年差借者長壯丁保正保長丁防護或擔行李之類及借之者各徒二年從之新削

仁宗貴妃苗氏卒謚昭節生秦國莊孝大長公主悼穆唐王政目十一月二日車駕臨奠

徐王府侍講孫路禮部員外郎楊傑兩易其任孫路尋改吏中論熙河事

（附紹聖二年正月十三日）翰林學士范百祿等言請申敕大宗正及諸宮院教授等官各修職業勤於教導令宮院諸位子孫自十歲以上並須每日聽讀學習定其課程及大宗正司按熙寧敕小學於逐院尊長廳側建修自八歲以上至十四歲每歲首檢舉入學日誦二十字詔禮部從之（新紀云庚辰令諸宮院建小學按實錄所書則小學固已建矣當考）是日簽書樞密院事王巖叟奏（編類章疏係十月二十五日）伏見劉摯以人言避位于今累日中外之議惶惑不寧竊以摯自陛下垂簾

之初首當言路條陳政事排斥姦邪無所顧避陛下知其忠藎有功於時故不次登用天下之人莫不以為當而大姦在外含怒積怨欲食其肉者非一日矣今朝廷清明天下安靜固出于兩宮虛心求治開誠納諫之效然一時戮力盡忠之臣摯居其最實陛下同心一體可保終始無變之人也自非罪狀顯著衆所不容豈可因一二偏詞輕示遐棄臣恐適足快羣姦之意而失衆正之心非所以為國家計也臣每患朝廷之上享陛下高

爵厚禄者雖多而與陛下同心協意者則少今就少之中又將退斥臣反覆念慮竊以為憂蘇轍素有時名元祐以來排邪助正竭力亦多今若止因一舉官失當便行罷逐恐於陛下進退大臣之體有所未允況言者别有所懷未易可測臣不知披肝瀝膽事陛下之日久者為可信耶一踐言路未得其腹心者為可信耶安知其間無朋邪挾私而陰與羣姦為地者陛下何不稍緩其事試加考察將必有所見知臣言之不妄古人有言天

子重大臣則人盡其力輕去就則物不自安願陛下曲加含忍以全終始之遇且使小人不能有以闚陛下臣遭遇陛下非常之知不與衆人比既有所見不忍負恩默默自守臣本欲俟來日垂簾面奏以當行事合受誓戒不獲登對貼黄臣度言者欲盡塞衆正之口不過以朋黨加之先惑聖意然自古姦人之欲排陷善良者莫不皆爲此無形之説以肆誣罔陛下博覽羣書必能深察奏入不報太皇太后獨遣中使賜蘇轍詔諭令早入

省供職轍再奏乞外任　劉摯言臣二十二日再具劄子奏聞乞罷政事除一外任至今未奉指揮夙夜惶惶不知所措伏念臣竊位無補咎惡日積招致人言已是虧損國體雖荷恩憐覆庇其罪然於輔臣進退之義實不自安臣苟未去言必不息伏望聖慈檢會前奏如未蒙貶竄即乞早賜指揮除臣一外任庶安公議使臣得以省分遵職以伸犬馬之報　摯又言臣近再具劄子陳乞外任伏蒙聖慈復降中使賜詔不允者恩遇未替

豈勝犬馬感報之情重念臣居位歲久畧無勞能心實自知果招彈劾雖有指陳罪狀仰蒙聖明洞賜照察然大臣既致人言已為累國若又安然不去臣實何施面目所以不敢上貪睿寵遲遲於進退之際取輕於天下也伏望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察臣孤危早賜開允除臣一外任差遣上以明朝廷之大公下以全臣子之名節　摯又言臣自今月十九日後待罪及累曾陳乞外任於二十五日再準詔書不允後累具劄子干冒天

威至今未奉俞音徬徨隕越憂懼之心不知所措伏念臣暗不燭理煩言暴作雖聖恩深厚照其本末尚垂保庇而孤危之跡勢豈得安惟是許臣引分早去使免顛覆乃陛下全臣終始之賜也臣敢不誓死以報萬一摯此劉于當是二十五日以後所上今并附二十五日

辛巳十月二十六日上諭呂大防曰論劉摯者已十八章初不為王鞏事乃邢恕過京師摯與通簡又延接章惇之子牢籠為他日計此何也待與少禮數令去大防曰書簡

往來恐亦人情之常又不知簡中道何等語太皇太后曰簡中語則不知言事官必知之大防曰須後日取吉太皇太后曰蘇轍止坐薦王鞏耳無他事也　初邢恕服喪貶永州喪除赴貶所舟行過京師摯與恕故相善因以簡別摯摯答簡其末云為國自愛以俟休復持簡者問監東排岸官茹東濟恕舟安在東濟傾險人也數有求於摯弗得怨之亟取摯簡録其本送鄭雍楊畏二人者方彈劾摯與王鞏連姻事未竟得此大喜乃解釋

簡語并奏之以休復爲復子明辟之復謂摯勸恕俟太
皇太后他日復辟也　又言摯嘗館章惇之子于府第
太皇太后怒面責摯反復曰公當一心朝廷若章惇者
雖以右僕射與之未必喜也摯皇恐不敢對
壬午摯上奏曰臣聞臣之事君如子事父母鞭笞叱逐
無所不甘至於疑似難明之事則豈匿情而不自伸哉
臣近因降出臺官言王鞏事尋即待罪及蒙宣押入對
面承聖諭乃知除王鞏事外又言臣牢籠章惇邢恕等

罪雖聖意一一照知謂非臣之罪然臣退而思念縱使無罪既被彈劾理當引退遂具劄子陳乞外任見聽指揮臣今再三思之言者所以指章惇邢恕事者其意必謂不用此無以動陛下之聽臣雖不知所言本末詳悉然必料謂臣昔在言路時曾論蔡確章惇等姦邪罪惡皆被貶逐及至于今日却有牢籠之意將此事枝蔓推求造為臣之大罪且言者指臣牢籠之跡必謂臣曾接見章惇子弟及曾通邢恕書柬而已恕與蔡確為死黨

惇亦緣臣曾論列其罪上書乞誅戮臣與惇怨非情好相得灼然可知其通書柬見子弟乃人情公介常禮臣雖至愚豈不知公介常禮安能解終身之死怨但臣愚直不能防閑疑似之事而有通書柬見子弟之跡使言者得以緣飾增加必欲以此致陛下疑而重臣之罪其意亦必謂事之虛實繫陛下信與不信使臣無一語自明而其言至陛下之聽則臣亦安敢必陛下之不信哉臣餘小官自元祐初年即在言路才一歲陛下擢作執

政以至叨據宰司聽用知遇實先衆人其思報効未知死所而乃曲意于章惇邢恕輩欲何所求臣粗識事體待罪以來不敢與言者辨是非但此心若不自言誰為辨白使臣實有此心則是臣罪之大者安敢默默苟欲逃責而去使無此心必望天日之照察其肺腸保其終始臣待命累日詞意窮盡欲乞早賜聖斷貼黄臣元識章惇子弟向因其登科調官來謝曽一例隨衆接見邢恕近過城外曽一次有書來往只是叙寒温問安否而

已天地父母臣不敢欺前日已曾具事跡面奏至於宰
籠之意實無此心亦曾曲賜聖諭照其無有令料言者
專以此事置臣於禍論列不已不敢不再具詳悉紊煩
天聽又稱臣此章非是經營欲為不退之計亦非欲與
言者辨但事涉誣罔不敢於君父之前有所不盡伏望
詳覽早賜除臣外任又稱臣愚戇叨位歲久誠有罪戾
臣固不敢自保然令者所指太不近事情出臣思慮所
不至其意蓋欲取中上心建此疑似難明之事以為奇

謀又知大臣被言少有辨論之理不過引去以成其計伏望陛下原臣從來事國用心之迹然後察今來言者所論特賜詳照奏入不報此段參取王巖叟日録劉摯行實并劉跂辨謗録及邵伯溫辨誣更須考詳　摯自辨章云亦曾面賜聖諭照其無有所稱以右僕射與章惇又恐非太母之言也　宰相拜罷録云言者論摯姦回險詐力引私黨為臣不忠父死於衛妻而不葬為子不孝于是摯抗章辭位其後摯自作家廟記以辨當時之冤劉安世為其集序案摯罷相非坐不孝拜罷録誤也　家廟記乃元祐六年十二月知鄆州時所作今集有之要當求鄭雍楊畏等言章畧加刪附庶詳見摯與蘇轍招致人言本末　紹聖元年閏四月十一日左司諫翟思始言摯不葬其父方罷相時言者未及此也實録摯新舊傳並云元祐元年

冬言者論摯姦回險詐力引私黨為臣不忠父死于衛委而不葬為子不孝罷相作舊本者崇飾淫辭可也新本略不為辨明豈不知摯罷相自有所坐乎

癸未詔編修神宗皇帝御製御集官中大夫御史中丞鄭雍與升一官太中大夫禮部侍郎彭汝礪支賜絹銀各五十匹兩　詔京西南北路提刑司每歲將朝廷封樁錢物糧草等依實直紐計共作二十萬貫支下與轉運司應奉陵寢支費有餘許令運司支用今年八月指揮勿行　詔賑卹小民為西賊侵掠者此政目二十八日事是

曰樞密院奏事已王巖叟言臣昨有短見具陳不知曾經聖覽否臣之區區不爲一劉摯蘇轍爲陛下惜腹心之人耳腹心之人難得去了一箇沒一箇也宣諭曰劉摯垂簾之初排斥姦邪殊有功朕極重之乃聞其嘗與邪恕通柬及延接章惇子弟面詰之果如此朝廷所怪責人却潛通消息送好心公等試觀此事可不可也巖叟曰章惇等使劉摯分付右丞相與之亦牢籠不得答曰樞密所言是也巖叟曰陛下既見得令作宰相亦牢

籠不得如何尋常一東帖可以牢籠又宣諭曰朕亦不深罪摯為摯垂簾之初有功但此等事非所當作耳巖叟曰此則誠是劉摯少思慮韓忠彦亦曰劉摯實少思慮無他意垂簾初誠有功巖叟曰劉摯自小官數年之間陛下拔擢至宰相劉摯決不肯負陛下答曰固不深罪摯也巖叟曰言事官未必皆忠直臣聞楊畏乃呂惠卿面上人知彼用意安在但欲去除陛下腹心之人便是與姦邪開道路耳陛下亦覺近日臺諫官太甚否今

日兩箇上明日兩箇上太皇太后笑曰今日又兩箇未上也巖叟曰臣等曩時言蔡確章惇亦不曾如此今劉摯有何事乃如此逼逐願陛下更加照察章惇者使以右僕射與之未必喜邵伯溫謂此乃宣仁責劉摯語　又王巖叟日錄云蔡確怨毒使劉摯分付右僕射與之亦牢籠不得語皆相似蓋確已嘗為左僕射不應復云分付與右僕射恐只是指章惇巖叟誤錄今改之又恐此語止因巖叟對宣仁云耳非宣仁責摯蓋不應數日間君臣並有此等言也今姑兩存之須細考究乃可　呂大防等當日奏對必有記文惜未求得也太皇太后所言今日又兩箇未上不知是何人當考

甲申巖叟又言臣昨日面論劉摯等事伏蒙聖恩曲賜

矜容愚衷感厲誓死不忘然倉卒之間方吐萬一輒敢冒犯天威罄所未盡竊以為天下國家者必藉腹心之臣腹心之臣非一日可得得而用之必加保全勿使讒邪得以離間則忠於事君者知所勸矣腹心之舊尚或不保則後來之人何可倚信況腹心既虛外邪可入廼必然之理也臣之所憂實在于此摯與邢恕適簡及接見章惇子弟蓋其思慮不周防閑不嚴之罪也謂宜寵為後日之計則願陛下更加體照摯與蔡確不惟仇怨

深切非小小禮數施其黨人可以宛轉收確之心兼臣每每見摯感荷寵榮常有以死報國家之意豈復肯負陛下此真陛下腹心之臣也今大姦未死人心危疑朝廷之上與之為敵者摯為首焉一旦以小愆遂將疏棄天下之人不知所以必皆妄意陛下之心有所變易謂反與大姦報仇也前日陛下用摯作宰相姦黨之氣自然消伏今待罪累日羣邪相顧已復增氣蘇轍之進與摯大約相類皆正人之所繫望而姦黨日所忌嫉者也

顧其去就豈不重哉今所犯者小而所繫者大幸陛下於輕重之間更賜較量則陛下所得者多矣夫姦謀難防自古公患莫不因人主意有所動急爲傾擠陛下於此不可不察竊聞御史楊畏乃呂惠卿門人及受張璪知遇最深舒亶作中丞日舉爲臺官前日再除御史公議沸騰交章排斥命遂不行自此憤嫉正人常有報復之志後又因趙君錫無所執持爲人所使再三薦引竟除此職諫官虞策亦是張璪面上相知之人嘗受璪特

力論薦陛下試將此本末考究還可保其所懷無他意否臣惓惓之心常恐巧言有誤陛下故不避煩瀆委曲聞奏願陛下聽言之際加意鑑察使不能以疑似之罪誣陷善良而陰與姦邪為地則不勝社稷天下之幸且摯轍之留於臣無所利而利在陛下摯轍之去於臣無所害而害貽國家但臣忝聯近輔久荷異恩見聞所及不敢不竭其愚惟陛下貸臣狂直亮臣赤誠特垂采納幸甚貼黄稱舒亶亦王安石惠卿等黨人後以犯入已

贓追削坐廢于家時已有詔鏁學士院草麻制罷摯而巖叟未知也邵伯溫辨誣云邢恕坐蔡確黨謫永州監酒自京師登船赴貶所劉相初與恕善不知恕之怨怒也向以簡別恕持簡人問監東排岸官茹東濟船所在東濟傾險人也取其簡錄本復授之以所錄納御史楊畏者頃為鄆州教授嘗考試南京進士劉相時為南京簽判監試見畏愛之畏又因呂相之壻王讜見呂相呂相亦愛之除工部員外郎劉相既作蔡新州事不自安欲并逐呂相及蘇門下獨為復辟事以防後患平日知畏有智數乃諭中丞趙君錫薦畏臺官欲其為用乃下除監察御史畏先出呂相門下又與蘇門下敘鄉人又出劉相門下乃度劉呂二公上眷之厚薄知劉不及呂及知劉相欲用已為復辟事遂論劉相與邢恕通簡其簡辭云永州佳處第往以俟休復畏解休復為復子明辟之復又論劉相嘗館章惇之子於家太

皇太后怒劉相反覆責劉相曰聞邢恕赴貶相公曾通簡又館章惇之子於家相公當一心朝廷章惇者雖以右僕射與之未必喜也劉相無以對楊畏與其黨監察御史來之邵攻之不已乃除觀文殿學士知鄆州畏慮右丞梁燾簽書樞密院王巖叟樞密都承旨劉安世侍御史朱光庭救劉相乃上言劉摯有死黨在朝廷後諸公果皆有章太皇太后以畏言先入並罷之按伯溫所記或多牴牾今刪取其合者耳劉摯以六年十一月罷梁燾七年六月乃除右丞劉摯罷相朱光庭實為給事中不為侍御史兼來之邵此時亦未入臺皆伯溫誤記又稱劉摯欲用楊畏為復辟事亦恐未必然當考

熙河蘭岷路經畧使范育言臣竊觀先王禦戎之道來則禦之去則勿追雖號明德然亦要在以逸待勞以靜制動後世兵家取勝之術

殆不過此其來吾有以守故能禦其去吾無所爭故不追今臣所統蘭州至定西城定西至秦州隆諾特堡三百里之間惟有一城賊寇無所限隔通谷大川可長驅而入前日賊常攻蘭州又攻定西幸其不為深入計頓兵堅城之下故無功而還使其深入將何以禦之令朝廷詔城內彭且勅本路圖上定西以東及納克迷諸堡此功一就或更先據努扎之利則東西三百里之間城障相望屹然有金湯之勢移兵屯聚足以坐制賊衝矣又籍

其傍膏腴之地可置弓箭手無慮萬人依山據險悉為崖巉以便耕穫生計財賄嘗置近壘賊小至則就避崖巉大至則入保城郭伺其惰歸乘利邀擊使賊進無所得退有所失彼常勞而動我常佚而静如是而後可來則禦之去則勿追邊兵不頓而坐困羌夷矣仍候諸堡既興少休兵力將一番兵將分作數番每番不過三五千人屯要便之寨伺賊動息依今降朝旨為攻擾之策歲分二番春秋止三兩月三歲乃遍兵力不勞邊威常

振使賊欲戰則吾兵不出欲休則吾兵倏至昔吳為三師以肄楚曰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後卒入郢賀若弼建伐陳之策曰彼出則歸彼歸則出卒用滅陳伏願朝廷上考合先王來則禦之去則勿追之道次顧求以逸待勞以靜制動亟肄困賊之策行之歲月彼區區小醜豈能敝國勞人曠日持久與中國抗衡哉將見束手而聽命矣六年七月二十七日王巖叟云范育累疏欲乘此進築堡寨照定西而東至隆諾特大城努扎九月七日詔諸帥各具方畧牽制策應呂大忠陳三策章楶陳淺攻之計九月二十六日范純粹乞諸路更

守迭出十月二十五日詔諸路置横烽又詔密切經畫葉普　十月六日詔諸路出兵為條往忽歸之計及更出困賊　十月八日詔諸路無得枉役軍馬　十月十二日勒住歲賜分給諸路功賞　十月十九日詔范育劉舜卿招致星多貝中　十月二十三日朝旨定西城東至隆諾特中間及定西城西至李内彭中間兩下各徵置守禦堡寨一坐照設小堡子二坐此據范育相度游師雄修築堡寨與同奏狀奏狀附七年二月二十八日今因敢青所陳亟非困賊之策附六年十月末須更詳考要見降詔令諸路淺攻果是何時六年九月七日俾有牽制策應等語未及淺攻檢照前後蓋十月六日乃降淺攻指揮也十月二十五日環慶張存張誠出界又十二月二十七日范純粹云云可考　李基十朝綱要云是日高麗遣使黃宗慤來獻黃帝鍼經